

日本内閣文库秘藏珍本

花影娇娘

丁野鹤撰



花 影 娇 娘

[清]丁野鹤 撰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花 影 娇 娘

〔清〕丁野鹤 撰

责任编辑：赵东寅

封面设计：君王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902 1/32
印张：13.25 插页 1
字数：27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一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 140 册

ISBN7-80508-965-8/I·274

定价：9.80 元

出版说明

目前，出版界出现了一种古籍整理出版热，这是一个好现象。台湾地区早已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明清小说大系》，而我们呢？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仅古典白话小说就有1160部，我们已经整理出版的还不足它的零头。这对专业上的研究，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弘扬，显然是个缺憾。

基于这种考虑，我社准备对有关古籍加以整理出版（即“明清小说珍稀品种丛书”）。此次推出的《花影娇娘》便是该系列之首部，此后还将有《春宵香腮记》等书陆续出版。

《花影娇娘》（原名《隔帘花影》），为《金瓶梅》三种续书之一，三书分别为《续金瓶梅》、《金屋梦》和《隔帘花影》。其实，三种续书只是同一部书的三个异本。

《续金瓶梅》成书于顺治十八年。书一刊出即遭查禁，六十七岁高龄的作者也因此下狱，其至祸之因主要不在于“海淫”，而是因为“轻谈往事”和欲为人间“立言”。康熙年间，《花影娇娘》面世，删去了记述“军国大事”的繁杂事件和谈因论果的枯燥说教。不料刻印未几，祸从天降，避开了政治危险的《花影娇娘》，又因与《金瓶梅》的“血缘”关系，而涉嫌“海淫”，再遭禁毁，从此销声匿迹，几近绝版。而民国初年《金屋梦》面世的时

候，作品又恢复了原作“客多主少”支离松散的原貌。可见，三种续书，《续金瓶梅》和《金屋梦》说教过多、枝蔓沓杂，故事太散，几难卒读。《花影娇娘》虽因“避祸”而被迫删改，却意外地使作品艺术表现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可以当成一部表现乱世之痛和市井之秽的明清艺术画卷来收藏阅读。这便是我们在三种续书中选定《花影娇娘》的缘故。该版本主要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基础，参照了齐鲁书社出版的《金瓶梅续书三种》和吉林省图书馆藏《隔帘花影》二书，由东北师大的李力先生对它们进行了合理的校改。

当然，因该书写于明清淫风颇盛之时，其内容自然有某种肉欲倾向，难免“涉淫”之嫌。但以性描写的有无来确定是否“淫书”，则是不科学的，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如《花影娇娘》在涉及性行为的描写时，已注意了与人物性格及事件进程的照应，系情节所必须，这本身就表现了白话小说水平的提高，是不能与那些单纯的宣淫之作一概而论的。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原作的完整和考虑到学术研究及古籍整理的需要，此次出版，只对极个别字句稍作删节，这就要求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和批判。

序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从古以来，福善祸淫之理，天固不爽毫厘。即或有作善之人未尝获庆，作恶之人未见遭殃，其皆不无可疑。然天道无私，不报于其时，必报于其后；不报于其身，必报于其子孙，从未有善人永不获福、恶人享豪华者。报应之机，迟速不同，人特未之深观而默察耳。

《金瓶梅》一书，虽系空言，但观西门平生所为，淫荡无节，蛮横已极，宜乎及身即受惨变，乃享厚福以终。至其报复，亦不过妻散财亡，家门冷落而止。似乎天道悠远，所报不足以蔽其事。此《隔帘花影》四十九卷所以继正编而作也。至于西门易为南官、月娘易为云娘、孝哥易为慧哥，其余一切人等，名目俱更，俾阅者惊其笔端变幻，波澜绮丽，几曾识其所自始。其实作者本意不过借影指点，去前编有相为表里之妙。故南官吉生前好色贪财等事，于卷首轻轻点过，以后将人情之恶薄、感应之分明，极力描写，以见无人不报，无事不报，直至妻子历尽苦辛，终归于为善以赎前愆而居已。

揆之福善祸淫之理，彰明较著，则是书也，不独深合于六经之旨，且有益于世道人心者不小。后之览者，幸勿以空言而忽之也可！

四桥居士谨题

目 录

出版说明

原 序

- 第 一 回 生前业贪财好色
死后报寡妇孤儿..... 1
- 第 二 回 寡妇避兵抛弃城居投野处
恶奴欺主勾通外贼劫家财..... 8
- 第 三 回 楚云娘惊恶梦舍胡珠
岑姑子留男尼念淫佛 16
- 第 四 回 祸机深财未用时先丧命
天报速人才杀处早伤身 23
- 第 五 回 衔冤贼妇激忿出道仇人耻
无义贪官负德妄刑恩主母 34
- 第 六 回 白眼无情谁怜五岁孤儿
黄金尚在可惜四条贪命 43
- 第 七 回 富室贫儿生埋金受报
前愆孽女死对案归娼 53
- 第 八 回 武女客乘高兴林下结盟
文学官怜孤寡雪中送炭 63
- 第 九 回 屠本赤掠卖故人儿
楚云娘途逢旧仆妇 73
- 第 十 回 南官吉梦谈今昔事
皮员外魂断绣帘前 79

第十一回	李师师铺排风月好色贪财 沈子金卖俏行奸先娘后女	89
第十二回	皮员外使憨钱买臭灰 沈子金涂假血庆新红	99
第十三回	看破了想提防一时催百辆 再难来拚不得半夜赋桃夭	108
第十四回	薄幸郎见金先负义 痴心妇临死尚思人	118
第十五回	马玉娇美人局骗痴儿 沈子金浪荡身落圈套	129
第十六回	樱桃女有义情恋主投江 千户子无廉耻吹箫乞食	135
第十七回	客船上萍踪遇旧人 给孤寺鸟栖食残米	145
第十八回	高秋岳君子心义送云娘 宋狗腿小人情周全泰定	156
第十九回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	163
第二十回	淮安城下萍飘寡妇泣穷途 青浦舟中星散离人惊会面	171
第二十一回	花园营有女伤春 汴河桥无心遇旧	177
第二十二回	老守备双斧伐枯桑 俏佳人同床泄邪火	185
第二十三回	淫女奔邻托风雨夜作良媒 书生避色指琉璃灯代明烛	193

第二十四回	武城县乔美传书 齐王府宝儿得意.....	198
第二十五回	皮员外冤恨诉从头 李师师风流不到底.....	201
第二十六回	青楼秽地鼎分三教堂 大觉正宗旁参百花法.....	220
第二十七回	二美女海淫游佛殿 一老尼惑众念莲经.....	225
第二十八回	观邪教女郎应乱性 闹斋堂贫婿忽逢妻.....	239
第二十九回	严父拜友窥破绽 浪子逢姣意着魔.....	248
第三十回	风流子逢怨偶严亲毕命 美姣女遇情郎慈母相依.....	256
第三十一回	同床美二女灸香瘢 隔墙花三生争密约.....	263
第三十二回	抱病怀春空房遭鬼魅 贪花惧内借馆效鸾凰.....	274
第三十三回	母夜叉强逞今世凶 袁玉奴梦诉前生恨.....	280
第三十四回	侯瘸子思得妻忙忙告状 丹桂姐因着鬼夜夜失魂.....	288
第三十五回	小莫破大难容备尝淫苦 人堪龌鬼风流悟入空门.....	295
第三十六回	莲净女看破往因度香玉 侯瘸子参明宿业了残生.....	302

第三十七回	毛橘塘一服药妄居富贵 胡员外百万户献作人情.....	313
第三十八回	小人有捷径借财宝以投诚 奸恶无他能选美人而献媚.....	324
第三十九回	胡员外消众怒细细分尸 毛橘塘泄公忿团团受箭.....	337
第四十回	董翠翠被骗烹鸡 屠本赤丧明喂狗.....	339
第四十一回	月岩师破佛得珠 赵居士捐家造寺.....	354
第四十二回	老寡妇痛无儿甘祝发 小孝子浪寻母忽遭擒.....	360
第四十三回	兑环妇无意逢夫 访主仆甘心独宿.....	366
第四十四回	小劫贼献僧为佛宝 大因缘选婿赠丝鞭.....	336
第四十五回	鸳鸯帐和尚婿谈经 虎狼穴盗贼妻赠衲.....	378
第四十六回	要寻消息贴乡贯十方堂 误听姓名枉奔波甘露寺.....	386
第四十七回	离别久母子当前全不识 缘法至主仆对面恰相逢.....	395
第四十八回	宿孽偿完儿见母 新缘另结客还家.....	396
第四十九回	仁义不亏金藏大开佛法 孝慈具足莲台现出人伦.....	402

第一回 生前业贪财好色 死后报寡妇孤儿

诗曰：

古今何地不欹倾，独有青天一坦平。
无臭无声疑混沌，有张有主最分明。
饶他奸巧逃王法，任是欺瞒脱世评。
论到冥冥彰报应，何曾毫发肯容情。

又曰：

苍苍不是巧安排，自受皆山自作来。
善恶理明难替代，影形业在怎分开。
突当后报惊无妄，细想前因信正该。
此事从来毫不爽，不须疑惑不须猜。

话说大宋末年，山东东昌府武城县地方，有个土财主，复姓南宫，名吉。他出身市井，乘着一派好时运，做起人家。遂只认做是他自家的才能本事上得来，便不守本分，凡事竟不管好歹，敢作敢为。果然运好，偏生做着，就得一注财利，故一发做的胆大了。后来做出了名，就费些势力，扭曲作直，也要做成了。由此做去，虽做得快活，就有些做的人都害怕了。他见人害怕的多，恐防暗算，只得用些钱财，干了个千户前

程，将身子遮盖在大权贵的官府名下，使人算计他不得，故地方乡党俱让他三分。

这南宫吉，论他作事强横，虽然是个小人，却有一段好处，为人慷慨慈祥，绝不难为穷苦之人。有人奉承得他快活，便要他周济些银钱，他到不吝。故此，就有一班小人朋友，在他门下走动，捧他的臀，呵他的卵胞，说他是豪杰，称他是个福人。他竟信以为真，故使着一篷风，时时伤些天理，竟不自知然。细细想来，他别事伤的天理也还有限，独到了女色二字上，便死也不顾了。

他娶了一个正室，姓楚，小名云娘。他为人甚是贤惠，又生得姿容秀洁，要算八九分人才。这南宫吉若是安分守己之人，娶了如此一个妻子，便终身相守，也不叫做房帷寂寞了。谁知这南宫吉淫心太重，看了桃花红的可爱，又想着李花白的可怜，便东勾西引，一连就娶了五六个。一个陶氏，绰号银纽丝；一个木氏，绰号红绣鞋。这两个更觉妖冶，最为南宫吉所溺爱。还有一个乔氏，叫做倩女，原是娼妓出身；还有一个卢氏，小名叫做燕姐，人就顺口称他做卢家燕，还有一个叫做袁玉奴。还有一个丫环，叫做红香，颇有几分颜色，也是南宫吉收在身边用的。

若论财主家，这五六个妻妾，一一俱是自家用聘财明媒正娶了来家，虽说犯分，却也还不伤天理。怎奈他都是先看上，钻狗洞偷到手，然后倚钱势歪厮缠，千方百计谋了来家；不是透捉他的家财，就是谋害他的夫命。如此作为，你道伤天理不伤天理！所以天理不容，只活到三十三岁上，就一旦暴病死了。

若论他既一身死了，便有些冤愆，也可算做偿了。谁知

这冤债不是糊涂偿得的，有一分定要还他一分；生前不能偿，死后也要偿的；自身不能偿，子孙也要偿的；今生不能偿，后世也要偿的；万万不爽，所以叫做“三世报”。但偿在眼前，人便知道他从前的过恶，便欢喜道：“这是现世报了！”若报到死后，或是子孙、或是后世，人便有知有不知；就知道些影响的大意，也不知天理之报应——如此之巧妙。故书窗闲暇，聊将这南宫吉死后与子孙后世昭报之事，细细拈出，请世人三餐饭罢时一着眼，五夜梦回里一思量，也可见积善降祥，积不善降殃，天理之昭然有如此，稍于人事之邪心收一收，庶不负一番立言之意。正是：

淫乱人心纠不住，奸邪王法也难查；

惟存天理昭明报，点滴毫厘不许差。

话说这南宫吉，平生所为不端之事非一，一时也不能细述，盖其大意，前已表过。但想他做了一世的闺阁奸恶，逞了半生的市井强梁；苦挣的家财，不减泰山北斗，盖造的房屋，何殊天室仙宫；坐拥着大妻小妾，呼使着百婢千奴。谁知乐极悲生，泰消否至，一旦贪淫死去，过不得一二年，奸骗来的婢妾，早又被别人奸骗了去；附和他的一班损友，早又去附和他人；家人小厮逃者逃，盗者盗，十人中存不得一个；生意买卖，原不是将本利求川流不息之计，故伙计生心，渐渐不能如前，再过些时，消的消，折的折，竟一文也没得进门。忙检点家中的时势，有如秋叶之落，又有如春雪之消，不是动人嘲笑，就是惹人谈论。还亏得他这个正室楚云娘，是个有志气能贞守的妇人，又生了一个遗腹子叫做慧哥，替他撑持门户。此时家人只有一个泰定儿不改常，守着不去，使女只有细珠，已配与泰定做媳妇，有些仗义，跟随度日，其

余尽皆星散，不知去向。

到了徽宗二十年间，又不幸遇着金兵入寇，把汴京围了，掳掠金银子女无算。此时山东、河北地方，传闻得俱被金兵破了。过不多两日，又闻得济南府也破了。众人都议说：“武城去临清不远，况一向富庶有名，怎能保得金兵不来屠戮？”此时金兵尚不知在何处，早有无数地方土贼，乘着人心慌乱，东西放火，假招摇说是金兵来了，四下里唬吓人家。那些胆小的，早逃的逃，躲的躲，纷纷不绝。泰定儿打探得知，只得报与楚云娘知道。楚云娘听了，直惊得痴呆，连话都说不出。欲待随众逃避，偌大的房室家计，却叫谁人看管？欲要守定不逃，又恐怕仓促中被金兵掠去，岂不出丑？“我便拼着一死尽节！”又想：“这三四岁的儿子，一旦也遭屠戮，便要绝了南官之嗣，倒不如弃了家缘，且留得母子之命，再作区处。”算计定了，便叫泰定儿将家中房屋该封的封了，该锁的锁了，且遮掩一时。

又在家捱了一日，见信息越紧，人家逃躲的络绎不绝，便按捺不定，只得叫细珠抱着慧哥，泰定拿着些盘缠并随身行李，相伴出门。这楚云娘从来出门俱是抬轿子双仆跟随，何曾自走一步。今见事急，只得步走。走便走，终是不惯，见了人未免退退缩缩。才走得三五百步，刚转得一个弯，不提防一阵人乱烘烘冲将来，口里只嚷道：“不好了，金兵已在后了！”云娘吃了一惊，便顾不得好歹，只跟定细珠、慧哥，往前急走，及走得出城，心才放些。再回头看时，早不知泰定儿是在那里冲散，竟不见来了。欲待要找寻，不敢复入城中；欲要等待，又怕撞着金兵。没奈何，只得随着众人，一步一步往前走去。

走了二三里路，忽遇见一个大寺，问人说是“普福寺”。众人就有坐在寺门前歇息的，也有进寺去寻躲藏的。楚云娘此时已走不动，只得也走进寺里来看看光景。不期这普福寺的僧官，盖造大殿化缘时，曾受了南官吉五十两布施，时常送盒盘来走动，一向认得楚云娘的。忽今日见了。虽知南官吉已死，却晓得楚云娘还是富室，不敢怠慢，只得殷勤款待，留他在一间净室里存身。云娘到了此时此际，便是受恩深处，喜出望外。不料躲不得一两日，金兵来的信息一发紧了。这僧官虽说是个和尚，却身边有些积蓄，也怕有失，便顾不得云娘的生死，竟趁着黑夜，悄悄躲往远山破寺去了。

到了次日，云娘起来，只见躲难妇人越来的多，这僧官与几个和尚，影儿早已不见，因与细珠说道：“僧官逃去到也罢了，只是这粥饭却怎生有的吃？”细珠道：“娘且莫要慌，我方才在他香积厨下寻水净面，看见他还藏着一瓮米，在家伙厨底下，我们且悄悄煮吃了，再作区处。”云娘道：“既有米，就好捱了。”二人算计着，到夜静时，佛前取火，煮些稀粥充饥。又苦熬了两日。

不期这一日，天还未亮，早有许多人跑进寺来，乱嚷道：“不好了，金兵已进城放火杀人劫掠了！城中劫掠完，只怕要到城外来劫掠哩！这普福寺离城不远，恐亦不能保全，还是躲远些的好。”说话纷纷。楚云娘听了，早又吓得心惊胆跳。细珠抱慧哥在怀中，见娘惊慌，也只是啼哭。云娘欲要住下，又见人都害怕躲去了；欲要再寻远处去躲，泰定又失散了，两个妇人抱着一个孩子，身边无钱，又不认得路，却往何处去好？踌躇许久，看看寺里躲的妇人一个也没了，心下越慌，因对细珠商量道：“人都走尽，眼见的这里存不得身了，只好跟

着人，随路去撞了。”细珠道：“没有别法，只好如此。”因依旧抱了慧哥，同着云娘，走了出来。刚走到大殿上，只见佛面前琉璃底下，早有一个老僧盘着脚在那里打坐。看见云娘领着细珠怀抱慧哥，要走出殿去，忽开口叫道：“女菩萨，此处安稳，不消别去。”楚云娘此时慌慌张张，虽看见和尚打坐，却不曾留心细看，忽听明叫他莫去，忙回身一看时，方见那老和尚：

长眉垂作发，细骨结成骸。

厚背山般起，谦腰弓样排。

白头笼雪帽，赤脚踏泥鞋。

妙处请参看，是呆还是乖。

楚云娘细看那老僧，生得有些异像，又见他出言奇异，知是不凡，因拜倒在地，说道：“难妇楚氏，难子慧儿，已是寡妇孤儿，苦不胜数。今又遭此兵火之变，去住无门，正在迷途，乞老佛慈悲，指示一条生路！”那老僧道：“生死皆是往因，躲避要有缘法。你母子往因虽远，却此寺与你有缘法。你此处不躲，更思何往？”楚云娘道：“此处既然可躲，为何这些妇女转纷纷去了？”老僧道：“他们于此无缘，自然别寻生死，怎么一例论得？”云娘见老僧说话有些奇异，不敢不信，因再拜道：“多蒙老佛指迷，还望垂慈保佑！”拜罢，仍同细珠抱了慧哥，又躲了进去。躲便躲了，却提心吊胆，不能暂安。

忽又有人躲将来，说道：“城里已杀得人山人海了，只怕就要杀到这里来哩，这里如何存得身住？”遂又慌慌的去了。楚云娘听见，怎不惊慌？欲要躲到别处去，听了老和尚之言，不敢妄走；欲要再寻老和尚问声，那老和尚又不知那里去了。

到夜间，乌黑的一个大空寺里，止得他两个妇女一个孩子，墩在里面，孤孤恹恹，好不苦恼。若非报应，安能至此！正是：

只思奢侈易为欢，不道灾生受苦难。

颠苦流离尝一遍，始知大福是平安。

楚云娘同慧哥、细珠躲在寺中，虽惊惊慌慌，苦捱了两日夜，却喜得果如老僧之言，安安稳稳，并无一个兵马到寺中来搅扰。只到第三日，方才有人走进寺来，传说道：“金兵已去了。”早有许多逃难的百姓，你说不见了妻，我说不见了子，都纷纷到寺中来找寻。细珠见了，就要劝云娘出寺来回家去。云娘正要起身，只见泰定儿也找寻将来了。大家相见，问明兵果退去，方才欢欢喜喜，商量同回家去。只因这一同回家去，有分教：

惊飞鸟鹊方才定，暗伏豺狼又逞凶。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